

解離

應日三甲 李侑珈

傳統上，治療解離性身分疾患患者的方式，是由醫療人員通過溝通、對話、相處，甚至催眠的方式使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格互相進行和平交流。判斷出腦內認知與思想較為正常的人格作為「核心人格」後，再與核心人格以良好的對談方式與其他人格進行整合、協調，逐一將其餘人格合而為一。

我皺著眉頭環顧這間詭異的房間，還有屈膝瑟縮在軟氣墊床角落的男人。

是一個完全矩形的房間，沒有任何承托天花板的柱子，天花板也是完全平坦，燈泡也是嵌在裡面，甚至牆壁、地板和天花板都被鋪上一層又厚又膨鬆的海綿墊。

某種意義上，是個極其安全的環境。

男人兩眼放空，瞳孔沒有聚焦，視線飄浮在空氣當中。

「林祈？」

眼前的男人名為林祈，就是我新接下的一名雙重人格病患，他自卑、懦弱，對整個世界充滿絕望，有過高達七次的自殺未遂。

而他的第二人格，阿涼。他暴戾、瘋狂，標準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對外人充滿敵意，有過十多次對他人的蓄意傷害，而大多受害者皆是前來治療林祈的精神科醫師。

看著二十多歲的男人，全身散發出的易碎感，我小心翼翼的將他認成林祈。

林祈的眼珠子顫了顫，「他也是來帶走你的嗎？」他說。溫和的嗓音讓我確信我沒有認錯。可還沒等我回答，他又開了口，「看來是的，真是該死。」

我心底一驚，雖然嗓音是一摸一樣的，但語氣、音調整個蒙上一層烏雲般的陰沉。這是兩個人格再開「外部會議」，外人來看會很像自言自語，但學過心理學的都知道，這是兩個人格再做開放式交流。

「不好意思，請問是阿涼嗎？」我問。

「不是。」林祈突然變得冷漠，「我跟阿涼不會分開，你可以走了。」

「林祈先生，我們可以談一談嗎？」

解離性身分疾患患者會罹病一般都是在兒童時期受到了巨大衝擊或重複創傷，而分離出了第二人格來保護核心人格。而林祈也是如此，他脆弱、透明，內心已經壓抑到無法依靠自己的意志力活下去。

而阿涼的出現，填補了林祈內心深不見底的缺口。

「你手裡應該有我的病歷，你知道的，你不能分開我們，我會想去死。」他整個人的氣場都灰濛濛的，跟初冬時的天空那般沉寂。

我低下頭，也不是第一次接下雙重人格病患，也遇過比林祈更悲慘，更可憐的人，但每每碰上了，都還是會有泛濫的同情心，雖然後來還是會被所謂的職業道德拉回現實，但這種直面患者內心最病態思想時，還是會感到純粹的難過。

「你們不會被分開，你們是重疊的，知道嗎？」我誠懇的往前一步。

林祈剎那間有些崩潰，「你走開！」他的聲音陡然驚恐「阿涼、阿涼！」他雙手緊緊摀住雙耳，頭埋到雙膝之間，整個人都在瑟瑟發抖，嘴裡開始念念有詞。

我伸手要去捉他，他卻突然抬手，「啪」的一聲，我的手背上被扇的瞬間漲紅，麻痛感爬滿整個手背。

再抬頭，他的眼神已經變了，陰惻惻的瞪著我說：「不要碰我。」

我知道，那已經不是林祈，是阿涼。

「阿涼，你好，我是——」我試圖往前更加接近他。

「我不在乎，滾出去。」他打斷了我說話，眼裡暴怒幾近迸出。

「阿涼，你也想幫助林祈先生不是嗎，他——」

「滾出去！」他倏的站起來。

看起來與被惹毛的雄獅一般，我感受到了恐懼，具有威脅性的恐懼「他不能永遠躲在你後面的，阿涼，我們好好談談。」

「滾！」

我尚未反應過來，就見到離我臉上不足幾公分的拳頭，接下來就是臉頰上火辣辣的疼。

一拳、兩拳、三拳……死死砸向我的臉，驚人的力道彷彿將骨關節刺進了我的肌膚，

然後令高溫的疼痛快速蔓延至全部肌理。一陣恐慌隨著溫熱的液體從鼻孔裡流出，忽然，在我竭盡全力思考對策時，房門被撞開的聲音傳入了耳眼。

「被攻擊了啊……你看起來超級狼狽啊！」坐在我對面的是我的直屬學長，臉上是赤裸裸的嘲笑。

「有點傷腦筋。」我揉揉紅腫的臉頰，還好那間房間都是海綿墊，後腦勺沒有撞擊到。

「這種脆弱不堪的人，你不是最擅長了嗎？」指的是林祈。

「是這樣說沒錯，但他們並存意識太強烈了，第一次遇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格之間羈絆如此深的。」我看著桌上的病歷表，阿涼二字被自己用紅筆反覆圈起來。

「你就把你絕活拿出來用不就好了？」

「還是要先好好談談才行吧？」

「你那叫做太為別人著想了，決絕一點，這人可不會感謝你。」順著看，學長的手指終點落在阿涼的名字上。

忽略了學長審視的目光，我陷入了沉思。

下一次見到林祈，他被綁在軟沙發上。

「很抱歉以這樣的方式與你談話。」我面帶歉意。林祈是個可憐人，我對他的憐憫之心還是有的，身為一個擁有合格執照的心理醫師，不同人格之間不遷怒是基本原則。

「沒事。」林祈的態度更加冷漠了。

我心裡暗暗苦笑，果然還是怨恨多一些。

「林祈先生，我們可以好好談談嗎？」我頓了頓「阿涼能休息一會兒嗎？」

我觀察了這間房間，電燈按照我的指示只留下一盞黃暈燈，整個房間籠罩在暖黃光裡，空蕩蕩的房間一點擺設都沒有，處處透著一股強烈的詭異感。

「能。」

「啪嗒」一聲，我打了個響指。

過了一會兒，「林祈。」我把語速放緩，聲線壓到最低，形成一種入耳會非常舒服的嗓音。

林祈沒有回應我。

「林祈，我是阿涼——」

林祈眼神晃了晃，「沈醫生？」

「林祈，這裡只有我們倆。」我輕嘆，「林祈，我是阿涼。」

「阿涼？」

「你不是喜歡海邊嗎，你看前面這片海，多漂亮——」

「很美——」林祈的聲音變得縹緲，好像風一吹，就會散了。

我把手腳放輕，往林祈那邊往前幾步，他在意料之中只是茫然的看看我，並沒有情緒失控。

成功了。

「林祈，如果沒有我，你能好好活著嗎——」

林祈絲毫沒有猶豫「不能」

「不是的林祈，沒有我你也能活得很好——」我又往前幾步「你能好好活著。」

「能嗎？」林祈怔怔的看著我。

「能的，相信我。」

林祈點點頭，「阿涼說的我信。」

接下來的一陣沉默是讓林祈自我消化催眠狀態所接收到的信息。

林祈的視線不知道拋向哪裡，我倒是輕飄飄的望著他。

三分鐘一到，我又抬起手彈了個響指。

「林祈先生，謝謝你今天的配合。」我笑著說，輕輕領首後轉身離開。

「辛苦了。」林祈的眼神恢復了冷漠。

轉過身的我並沒有看到，林祈盯著我的背影的眼神。

駭人，且瘋狂。

後來的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每幾天我就會去那間位於郊外的精神病院，去看看林祈。

遇上阿涼就閒聊幾句，雖然不會得到什麼正向回應，甚至是幾句嘲諷或沒有邏輯性的語言攻擊，但我都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了。

遇上林祈就隨時進入催眠狀態，催眠等級也漸漸加深加強，開始試圖讓林祈習慣『阿涼』的漸行漸遠。剛開始，他的抗拒讓我也有些吃力，但我得心應手的很快。

遇見林祈的次數也佔了大多，院方也不再把人綁著了。

但不知為何，每次在催眠林祈時，我的心情都莫名的愉快，不過這是好事，放鬆進行催眠對我和林祈來說都有益處，所以我也沒放在心上。

時間來到第一個月，催眠治療的第十五次。

「林祈，你要相信我。」我輕輕的說「還有——沈醫生，他和我是一樣的。」這是我第一次在催眠時提到第三人，也就是我自己。

一滴冷汗從鬢角滑落。

「沈醫生嗎？沈醫生嗎？」林祈聲音空洞的連續問了兩次。

我能感受到他有些抗拒。

「是啊，是沈醫生。」我笑著說。

「沈醫生嗎？」這次，他的聲音染上了很難捕捉到的猶豫，而卻被我精準捉住。

「是啊，知道了嗎——」

「那你呢？你見到沈醫生了嗎？」林祈問道，「阿涼，那個是沈醫生嗎？」他突然指向我，手指離我的鼻尖只差了不到三公分。

我剛剛想搖頭，腦內卻突然浮現自己今天在家照著鏡子打領結的樣子，鏡子裡面是我。

我見到了我，見到了沈醫生。

所以我說：「我當然也見到了。」

院方說，林祈的狀況變好了，阿涼好像也不再出現，至少院方接觸病患的幾個固定時間遇上的都是林祈。

核心人格對外人愈信任，就代表人格整合愈容易被達成。

我很好奇，之前都沒有心理醫師對林祈進行催眠治療嗎。對於這個問題，在我與姚院長面對面會談時，他給出了回應：「有，但是都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不詳，但是幾個心理醫師催眠失敗後的下場都是突然自主提出離開。」

自主提出的話，理由會是什麼呢？

——阿涼？

腦內突然浮現第一次見到阿涼，那雙陰鬱的眸子。

我突然有點心悸。

心突突的跳著，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

我腦內浮現的是今天早上站在鏡子前打領帶的模樣。

鏡子內的我，漸漸的扭曲、變形。

突然，一陣刺痛從顱頂往下竄，頓時頭痛欲裂，我抱著頭哀號呻吟。接下來的一陣緊縮，耳邊嗡嗡聲頓時漲大幾倍。

連姚院長的聲音都像是隔了好幾公里遠。

疼痛，席捲了全身。

然後我暈了過去。

再次醒來，我已經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醒來以後見到姚院長跟學長都站在床頭邊，我無奈的笑笑。

「醫生說是過勞，你怎麼看？」學長抱著手臂居高臨下的看著我，滿臉寫著離譜二字。

的確離譜，這可能是我踏入這個職業以來六年以來第一次過勞，我一向愛護自己的

身體，是絕對不會逼自己去做超過自己體力極限的事。

「那就只能當過勞了。」我無奈的聳聳肩，心裡的不安因子卻開始急速顫慄。

不過林祈的治療並不能中斷太久。所以我只是躺了半天就出院去了，只是公事包裡多了一罐葡萄糖水。

「沈醫生最近太勞累了嗎？」林祈溫和的問。

他對我的態度也轉變了很多，雖然還是聽得出溫和的語氣裡滿是疏離，但是總歸是平靜的。

「還好、還好」

「這裡——」林祈比了一下眼睛「血絲未免也太明顯了」林祈的聲音很平穩，傳進耳朵很舒服。

我順從的點點頭。

然後聽到「啪嗒」一聲。

「阿涼、是阿涼嗎？」

我倏然瞪大眼睛，忽然覺得有哪裡不太對勁。

「阿涼，你想要我做什麼——」

恐懼漸漸席捲全身，但是我卻做不出任何反應，只能順從的低下頭。

「你不是說你是阿涼嗎——」林祈走過來握著我的手。

我與他對上了眼，他的眼裡滿是信賴。

林祈說過，他相信阿涼，他相信我。

我點點頭，「是啊，我是阿涼。」我聽見我的聲音。

「你想要阿涼做什麼——」林祈問。

當然是消失——

沈醫生的目標一直都是要阿涼消失。

「阿涼必須消失才行。」

「那身為阿涼的你——」林祈伸手撫上我的臉頰，「就必須去死了。」

我一愣。

是啊，沈醫生要阿涼消失，身為阿涼的我，就必須消失。

「我知道了。」

林祈沒有彈手指，就這樣笑咪咪的目送我出門。

而在我轉身那一刻，我再一次錯過，林祈眼裡爆發出的暴戾和猙獰。

「這世界上，只能有一個阿涼。」林祈念念有詞，「如果你也想當，那就去死吧。」

我徑直走向家的方向，沒有開車也沒有叫車，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在路上，而路上連隻貓都沒有。

「必須要消失才行。」

這個念頭一旦滋生，就開始有如春雨後的野草那般瘋狂滋長，所有意識都被排山倒海的崩潰包覆，然後蔓延到全身。

我愣愣的盯著自己的手腕看，細細的青色血管在太陽底下照射格外明顯，我似乎能感受到溫熱的血液正在流動著。

「林醫生！」辦公室的門被撞開，砰的一聲嚇到了裡面的人。

學長被嚇的一抖，摀著心口問：「怎麼了，冒冒失失的。」

「沈醫生他、他——」

「慢慢說，他怎樣啦？又過勞啦？又昏倒啦？」

「他、他被發現在他家、割腕自殺了！」

一瞬間猶如置身冰窯，學長身形搖了搖，抖著聲音問：「怎麼會這樣——」

報信者搖搖頭表示不清楚詳細情況，「不過聽說，他留了封遺書。」

「必須要消失才行」